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三

元 程端學 撰

襄公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曰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存耕趙氏曰兵凶器也非戰必自楚齊莊連

歲用兵伐衛伐晉伐莒伐魯三年之閒曾弗之戢而又授兵於好亂之夫蛟蚪作於陰虎兕出於柙宜其終不免於禍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葉氏曰自襄以前莊僖文成之伐我者各一皆齊而已至文而邾復見於伐襄而莒復見伐是終其世三國見伐者十有三甚乎襄之不能爲國也齊伐其北莒伐其東邾伐其南齊侯之師遂至圍成圍桃圍防莒亦進而圍台則非特及其鄙而已我雖城防城西郛城武城

曾不足以自守而區區方託晉為雍榆之救固已兆怨矣又從而侵之豈吾所得已哉皆晉之故也此其所以託不能振也春秋固志之矣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左氏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

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悅於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

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

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皐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

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

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邦衡胡氏曰崔杼之弑其處心積慮葢二十有五年而後發其始也同盟于虛朾代君而盟次于鄫代君而會則專盟會之權矣其漸也會蒍䓫而城虎牢其益恣也帥師而伐莒伐魯則竊威福之柄矣一旦動於惡而人始知其弑君不知其非一日之積也易之旨微矣愚謂齊光自為世子而出與會盟侵伐或驕蹇序於諸侯之上及其即位則背喪出盟違盟

伐衛遂伐盟主襲莒伐魯莫非悖亂之舉春秋歴書崔氏之世卿崔杼之專權又書齊光之悖亂而終之以此亂臣賊子懼矣人君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又案崔杼弒君而後無討賊之文則春秋之時亂可知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公羊作陳下同

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謂鄭伯出會而舍之入陳不特無王亦無其君也義又見隱元年

莒入向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杜氏曰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張氏曰曹州乘氏

縣有故城愚謂齊桓之盟壹明天子之禁晉侯為夷
儀之會重丘之盟齊有弑君之賊而不能討宜其六
卿分晉諸侯解體蠻夷日熾而不支也然則此會此
盟又齊桓之皐人矣義又見莊十六年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衎也不名闕文也愚謂衛國者衎之國也不能

治其國而見逐於賊臣則既不君矣猶當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復之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正乃旋入夷儀以求復位無足道也然王政不綱而諸侯失位諸侯不君而庶孽篡竊大夫專恣冠履倒置皆可為後世鑒此當與次年甯喜弑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兼考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見宣八年左氏曰二十四年吳人為楚舟師之

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祈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辜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閒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

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義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羣舒其先本與楚俱張荆舒是懲是也因其近楚爲楚蠶食至是盡矣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及是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羊作蠆

左氏曰鄭子産獻捷於晉受之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愚謂陳從楚伐鄭信有辠矣然猶廹於强楚而不得已也鄭舍之入陳報之過矣至是而復伐之則又甚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十有二月吴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公羊穀梁作謁

杜氏曰遏諸樊也門于巢攻巢門也貫道王氏曰巢

門楚外城門也葉氏曰諸侯不生名吴子何以名吴子卒矣不可再見舉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無嫌也趙氏曰此與鄭髠頑如會卒於鄵文義正同皆以便文爾莘老孫氏曰吴子攻巢之門而卒故曰門于巢卒也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寗喜弑其君剽匹妙切剽公孫剽也十四年衛侯衎奔齊衛人立剽左氏曰

二十年衛寗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

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冬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呼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偶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

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

亦無寛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
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
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
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
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
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黄氏曰剽本篡立
而書甯喜弑其君者喜嘗事之爲君十三年也許氏
曰君臣之分一正不可復易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

經也義又見隱四年衞州吁事○葉氏曰剽之與衎蓋不兩立以衎之歸爲正則剽不得爲正矣何以名喜曰弑哉此剽與衎之說非喜與剽之說也夫所謂君臣者一日北面而事之皆君也方孫林父之逐衎殖以爲不然則去而違之旣與之立則殖之君也喜者受命於殖者也孰有北面事之十三年而不以爲君者乎爲衎則可以殺剽爲喜則不可以殺剽此喜與衎之說也喜受命而殺之非弑君而何以衎言之

則公孫剽而已矣別嫌明微非春秋不能辨愚案此與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同意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戚見文元年趙氏曰據土背君曰叛高氏曰獻公之奔也林父實逐之今寗喜弑剽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愚謂人臣而叛其君辠惡自見矣○君舉陳氏曰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叛始於此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黄氏曰衛侯歸書名者剽弒衎歸衛有二君名以別之也孫氏曰衛侯前年入于夷儀今喜弒剽四日而復歸于衛此待弒而歸也愚謂衛侯先入夷儀使甯喜弒其君而復歸于衛夫國雖其國然其歸也非正義明道之舉也夫王法不行邪正莫辨勢力詐謀強者得之如奕棊然此春秋所以作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杜氏曰荀吳偃子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澶市延切

晉宋曹稱人微者也鄭加宋上者鄭以卿也澶淵見

二十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才何切公羊作座

左氏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

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

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

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

大子大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辠也乃亨伊戾康侯胡氏曰賊世子者寺人矣而獨辠宋公何哉讒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内援者以爲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閒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直稱君春秋正其本之意義又見僖五年晉侯殺世子○高氏曰晉獻公惑驪姬之讒

而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詐而殺痤春秋以晉侯宋公殺之直𢋎君之不明惑於讒慝爲後世戒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葢晉宋不足道也嗚呼自古讒人爲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春秋書此當三復其言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曰不以其𢋎執之也愚謂甯喜弑君之賊晉不之討乃因其來而執之則既失刑矣況既執而不殺

又使還衛次年書衛殺其大夫甯喜則知其舍之矣故曰不以其辠執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氏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高氏曰以中國諸侯而死於蠻荆死非其所矣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貫道王氏曰君守宗廟出入必告不幸而死於道路猶爲棄社稷也許男死於楚是以四岳伯夷之血祀而委之蠻荆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氏曰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愚謂佳兵求伯楚畀大矣而陳蔡從

之抑又甚焉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葬許靈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杜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公羊作瑗

不序宋大夫者在宋故也在宋則宋與會可知後盟

同左氏曰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戊申叔孫豹衞石惡至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

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陳孔奐蔡公孫歸生曹許之
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孫氏曰隱桓之
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閒諸侯錯命大夫專
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
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
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
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君舉陳氏曰
晉楚初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於是始

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邦衡胡氏曰諸侯之大夫會屈建欲以弭兵是以兵爲可弭而楚人可以信結乎愚亦甚矣自後三四年楚子大合諸侯于申伐吳滅賴執中國之君殺中國之大夫則弭兵之說果可信邪楚人果可以久處邪高氏曰此事利害甚重不可輕舉也而諸侯大夫不詳其故始循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

而與之盟自是大啟戎心干盟偪好晉楚之從請交相見而諸侯亦俛首兩事晉楚嗟乎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天下之勢遂大潰而不可收矣彼豈知天下之大計哉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氏曰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

攻寗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辠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寗氏殺寗喜及右宰穀尸諸門華老孫氏曰寗喜弑賊也弑剽而歸衎衛侯衎德喜之迎已反國復用之爲大夫未嘗奪其位喜旣見執而歸衛侯乃以其私殺之喜雖有辠然衛侯殺之不以其辠故曰殺其大夫也晉里克殺奚齊弑卓子而立夷吾夷吾殺之晉侯夷吾衛侯衎之殺大夫皆以其私而不以其辠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也義又見莊十六年

曹殺大夫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市轉切又音專穀梁作專

鱄子鮮也左氏曰免餘殺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辠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立於人之朝矣終

身不仕公喪之如税服終身未詳信否義見二十年

陳侯弟奔楚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前見也諸侯之大夫亦前目後凡也再言于宋者會之後閒喜與鱄之事不得不再言宋無他義也左氏曰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信以服諸侯也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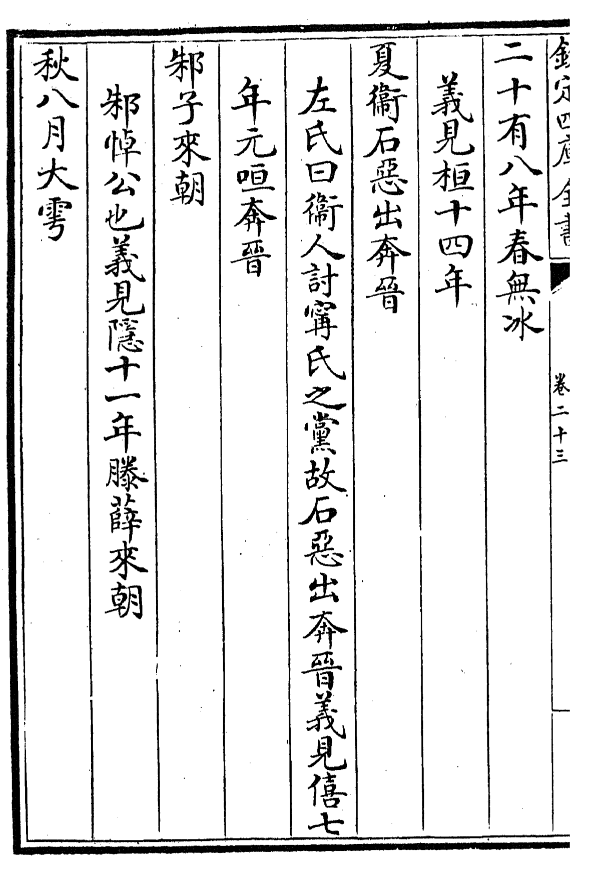
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
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
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
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
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
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
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
多矣非所患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

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未詳信否義與前會同此則因會而盟又甚焉者也○君舉陳氏曰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伯

所以興衰也愚謂齊桓攘楚晉文繼之有城濮之師襄悼嗣伯雖事有優劣然皆以攘楚爲義孔子作春秋於齊桓晉文多與詞意蓋如此魯襄以來楚未有勝中國之勢趙武使屈建同主夏盟分中國之諸侯以朝楚而中外於是乎莫辨趙武之辠不可勝誅也而說者以爲趙武之力豈不悖哉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義見桓十四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曰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義見僖七

年元晅奔晉

邾子來朝

邾悼公也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秋八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義見桓五年

仲孫羯如晉羯居謁切

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冬齊慶封來奔

左氏曰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

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惟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

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内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内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癸言王何而反之二子皆嬖使執寢戈而

先後之十月慶封田於萊十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
廟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
宮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
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遂殺慶繩麻嬰
公懼陳無須以公歸稅服而如内宫慶封歸遇告亂
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内宫弗克
反陳於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義
見僖七年元咺奔晉　貫道王氏曰崔杼弑君慶封

與之爲比乃乘其家亂而滅之以當國欲不亡得乎

魯敢受亂是名亂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氏曰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存耕趙氏曰楚雖強非魯所當朝有周不事而如齊

如晉春秋猶書之矧如楚乎以中國之諸侯奔走於

荆蠻之庭曾無一人言其不可者是春秋之又一變

也孟軻有言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其此之謂乎

○邦衡胡氏曰王綱既衰中國無伯迫于強令故公遠朝于楚以息肩而聖人必書戒後世不可屈身于異國也其後唐髙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石晉父事契丹欲以保國而卒被害有不可勝言者春秋之戒微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天王靈王也一見王崩而公在楚不奔喪二見明年晉會十一國之大夫城杞及會於澶淵三見晉士鞅

吳子楚薳罷來聘仲孫羯聘晉杞子來盟四見景王
居喪而殺其弟凡三年之內居喪而行吉禮者皆畢
也義又見隱二年

乙未楚子昭卒

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俱屬十二月者范氏以爲閏
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也左氏曰楚康王義
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孫氏曰案成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皆不書所在晉國猶可在楚又甚矣故詳錄之愚謂公當奉正朔朝廟退而聽政之始而猶在楚故於此書公之所在而其義自見矣○高氏曰公在齊晉多矣願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晉如齊則義自見矣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案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不篤君臣之義

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强大之令以俟楚子之葬待夏乃歸故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而在乾侯同

夏五月公至自楚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兼見公朝荆蠻踰時而返不奔王喪也

庚午衛侯衎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閽弑吴子餘祭

石氏曰書閽又賤予盜也左氏曰吴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公羊曰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曰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吴子吴子近刑人也閽弑吴子餘祭仇之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

事○邦衡胡氏曰人君如堂人臣如陛衆隷如地等級遼絶而賤微之隷得弑之者君狎而近之也其曰閽門者至賤乎賤者也舉至賤而加之吴子惡吴子之自禍也縣氏曰則知爲人君者雖一介不可慢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羊作齊左氏無邾人

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

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未詳信否孫氏曰杞微弱不能自城故諸侯之大夫相與城杞者政在大夫故也邦衡胡氏曰天子在上諸侯各守封域非其所守而擅興力役以城之況大夫乎愚謂況奪農時以役人乎此亦

放伯者之事而不成乎伯者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曰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未詳信否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杞子來盟

杞子杞文公杞稱子見桓二年盟見隱元年盟于蔑

吴子使札來聘

札不氏康侯胡氏曰楚椒秦術之流也木訥趙氏曰

彼其來聘豈情也哉窺中國而已義見文九年椒來聘

秋九月葬衛獻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杜氏曰止高厚之子陸氏曰北燕姬姓伯爵召公奭之後武王封之於燕居鹿陽薊縣自召公至簡公三十九世始見春秋張氏曰燕國薊縣左氏曰齊高子

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䖍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義見僖二十年元咺奔晉○木訥趙氏曰自高止奔燕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於高止

冬仲孫羯如晉

左氏曰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義見僖七年齊來

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薳爲彼切罷音皮公羊作頗下同）

左氏曰通嗣君也張氏曰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而夷夏不辨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義又見文九年楚椒來聘○邦衡胡氏曰經書楚子始末不同如殺大夫始不言氏但曰得臣而已其後則書殺公子側大夫盟會始不言氏但曰楚人而已其後則書公子嬰齊

大夫帥師始不言氏但曰楚師而已其後則書公子嬰齊公子壬夫大夫來聘始不言氏但曰使椒而已至此則書薳罷兼舉大夫姓氏與中國一同愚謂此皆魯史之文聖人因之以見外裔漸與中國混同之一端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孫氏曰不日者脫之左氏曰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

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三十年蔡景侯爲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夫弑景侯義見文元年楚商臣事此則中國之人爲之人道之壞極矣

五月甲午宋災

義見僖二十年西宫災此則一國之災甚矣又爲其

冬會於澶淵起文也

宋伯姬卒（公羊穀梁無宋字脫之也）

伯姬成九年歸宋者也此爲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起文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佞公羊作年非也）

孫氏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且諸侯有失教及不能友愛其弟而出奔者孔子猶詳録之譏其失兄之道況景王尊爲天子

富有四海乎呂氏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愚案爲天子弟而至於見殺其爲弟可知矣爲天子而至於殺其弟其爲兄亦可知矣然春秋書曰天王殺其弟者蓋爲人兄而不以舜之所以處象者處其弟則未足以盡爲兄之義其旨深哉

王子瑕奔晉

王子者王之子也瑕其名也爲人子而至於奔子道盡矣然景王爲天下主而致其子之奔父道盡矣既

殺其弟又奔其子比事屬辭所謂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京師王化之本而大亂若此王綱之不振有以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穀梁葬字下無宋字

弓叔老之子子叔子也孫氏曰内女不葬者也其書葬皆非常也共姬婦人也襄王景王天子也魯皆使卿會惡孰甚焉然内女葬當有恩禮使卿則不可也愚謂共姬不從夫之謚而别爲謚又不謂於王而自

謚又三月而葬皆非禮也○髙氏曰使卿葬内女非禮也始終之禮皆過於厚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

十月衛人來媵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皆非禮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存耕趙氏曰許與鄭世仇言自許許有奉也劉氏曰何爲不言殺其大夫也討賊之辭也左氏曰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

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三十年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旣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己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伯有

閽鄭人之盟已也怒閽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愚謂為人臣而至於出奔既得辠矣又不自反而復入作亂其見殺也宜許奉叛臣以入亦辠也義又見襄二十二年晉人殺欒盈此言復彼言復入者史氏之辭不同耳初無異義也〇

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葢有辠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辠而辠良霄何也曰耆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爲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辠使有國有家者皆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身也知保身則奔亡之禍遠矣春秋之義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諸侯不討亂臣賊子而但會其葬高氏所謂皆無父無君者也七月方葬又其失禮之細者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案蔡般不討而景公書葬則傳所謂賊不討不書葬者妄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十二國稱人皆微者也不稱魯會魯不會也宋災故

爲宋災之故也澶淵見二十年劉氏曰晉人與諸侯之大夫凡爲宋災故謀之也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君子慮所遠而小人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之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爲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其君一子弑其父二如是則禽獸矣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

緩急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康侯胡氏曰蔡之亂猶人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如桐梓雞犬之亡失也故言會之所爲以垂戒欲人自審于輕重之等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左氏曰公作楚宫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宫也公薨于楚宫杜氏曰公適楚

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德政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況忘本樂異亂國經常所以爲不祥之道也義又見僖公薨○呂氏曰若襄公者可謂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矣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孫氏曰子野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不薨不地

降成君也趙氏曰子野非被弒不書地闕文也愚案書卒之義未詳左氏曰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癸巳卒毁也康侯胡氏曰般赤弒而書卒子野亦書卒何以辨乎曰閔公不書即位則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工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存耕趙氏曰襄公之庶長也傳云毁也案經書癸巳子野卒辭同子般然子般云弒以傳詳之子野立次於季氏卒不於

他所而於季氏此疑以傳疑之辭子野卒而季氏必

欲立禂是也俱未詳是否

己亥仲孫羯卒

譏世卿也大意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許氏曰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

葬滕子會葬非禮也高氏曰此僭天子之禮也愚謂

魯不拒之以禮而受之皆非也○君舉陳氏曰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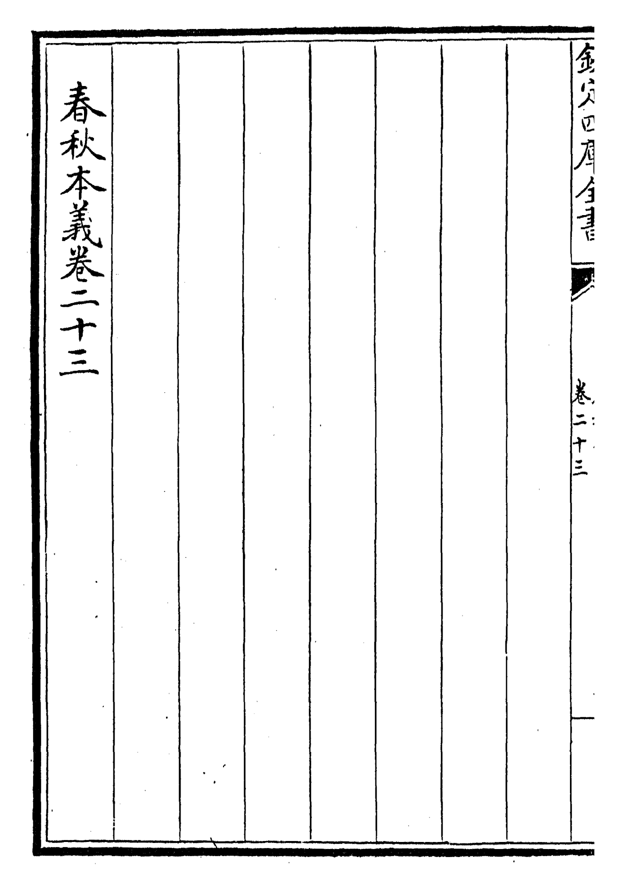
來會葬於是始改葬惠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楚康王之喪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稱人見文十六年密州左氏曰犂比公也義見隱四年衞州吁事○案此又爲次年去疾入莒展輿奔莒起文也



春秋本義卷二十三

春秋本義卷二十四

元　程端學　撰

昭公　名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見文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公羊弱作酌左氏穀梁石惡作齊惡罕虎作軒虎後及罕達同虢作漷穀梁作郭

公子招者陳侯之弟也康侯胡氏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稱之也高氏曰衛石惡在陳蔡之上者上卿也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矣中國微弱可知也義見襄二十七年會于宋○葉氏曰自襄以來晉主夏盟齊楚皆未入會宋未嘗不先諸侯雞澤之會齊始以世子光來猶在邾下至邢丘而齊人居宋人上則齊巳亢矣澶淵之會齊侯始入會遂居宋公上宋之會楚始入會屈建遂居蔡衛

上至是楚公子圍先國弱而向戍在三楚人愈強雖

齊亦為屈而二王之後微矣

三月取鄆公羊作運後同

滅而言取見宣九年鄆東鄆也見成九年義見莊十

年齊滅譚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義見襄二十年陳侯弟奔楚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義見隱三年宋穆公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音魯左氏經作鹵傳作原公羊穀梁經作原傳作鹵

箕與交剛皆書晉人而此書卿帥師者將尊師衆也

杜氏曰大鹵大原晉陽縣張氏曰公羊疏云古文及晉陽人皆謂之大鹵而今經及師讀皆謂之大原說文西方謂之鹵易曰兊為剛鹵西方之澤也春秋大原為大鹵亦西方也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公羊穀梁無輿字陸德明注左

傳云一本無輿字

葉氏曰自齊有奉也言入逆辭也左氏曰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未詳信否愚謂展輿去疾皆庶孽也展輿不稱子與莊二十四年曹羈同其事與桓十一年突歸於鄭鄭忽奔衛同但鄭忽為嫡展輿為庶耳書之以見展輿君弑不討賊既立踰年而出奔其不能君可知若去疾之篡舉不容誅齊又奉之惡亦可見然

天子方伯不能正而庶孽得以容其篡三綱不立又

益以顯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杜氏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劉氏曰疆之者溝封之

也曷為溝封之別乎莒也愚謂取人之國而以兵力

疆田惡可見矣蓋叔弓為季氏黨欲强其私家耳

任氏曰春取鄆而秋疆其田汲汲乎利其土地之甚

也帥師而疆之豈獨有虞於莒乎雖鄆人亦不服所

以必欲疆之也取鄆為不善矣疆田又不善也疆田為不善矣帥師而疆之尤為不善也

葬邾悼公

邾始書葬魯會之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高氏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皆小國也春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時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愚案此說與隱七年滕侯卒相表裏參考可也

冬十有二月巳酉楚子麇卒麇九倫切公羊穀梁作卷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比左氏曰右尹子干也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朴鄉吕氏曰楚虔立而比出奔意者其與虔爭國者乎木訥趙氏曰楚子卒而比出奔則比者必麇之孚有所不容於嗣君耳皆未詳是否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起韓宣子韓厥次子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叔弓如晉

左氏曰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子晳也左氏曰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

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辠辠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

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予不忍女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辠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

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産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辠一也昆弟爭室而辠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辠三也有死辠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産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産曰印也若材君將任之不才

將朝夕從女女皐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而乃復哉蓋進退皆非禮義也康侯胡氏曰經書公如晉

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孫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跡皆見矣○莘老孫氏曰公如晉朝而晉不納至河乃復以公之自復爲文者臣子之心不欲其君見拒於人而公自復也昭公四如晉四至河而復又二十三年冬至河乃復書有疾焉公雖不見納於晉然有疾而復猶可爾葉氏曰公自即位三十二年之間朝於晉者五唯其末言疾外此皆非公之自復晉辭公也晉豈得以辱公哉葢公嘗爲少

姜卒而往弔矣為季孫意如執而往請矣以千乘之君弔嬖妾且為臣而親行則晉人不得不易公也故或以莒人之愬而辭公或以鮮虞之伐而辭公使公知恭之不忘禮則一辭公固可以止何待至於再三而不已乎如是而流離於外不得志於齊猶有望於晉以為寄彷徨乎乾侯卒至於死而不悟此春秋所以屢書不少殺獨以有疾一著其實者所以志公之媿也劉氏曰為國以禮者處勝人之地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羊作泉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為叔弓如滕起文也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高氏曰入春秋來滕始書葬夫以卿共其葬非禮也

以我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魯報之然與二十三年

葬景王無辨矣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小邾子來朝

左氏曰穆公也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八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大雨雹

高氏曰為災故書秋旱冬雹皆人事所召且為四年起也義見僖二十九年○張子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而吳楚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北燕見襄二十九年左氏曰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

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未詳信否義見襄十四年衛侯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羊穀梁作雪范氏云或作雹葉氏曰當從左氏義見僖二十九年○存耕趙氏曰自冬歷春大雹者二陽氣不得達陰錮之也由魯而論則臣干君季氏逼君之應也由中國而論則吳楚強而爭伯之驗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杜氏曰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淮夷孔氏曰淮浦之夷也後漢志下邳國有淮浦縣張氏曰申姜姓之國杜氏曰在南陽宛縣愚謂宋世子在小邾子下者世子不敢敵諸侯與齊世子光同淮夷不殊會者非諸侯會淮夷淮夷來與會耳俱無他義左氏曰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

不易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茍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

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敢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

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産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産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椒舉

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
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
夷叛之周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
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
弗聽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諸侯不見者十年矣此
書會於申楚子大合諸侯於此也桓文死中國不振
喪亂日甚幅裂橫潰制在楚人故也自是中國之事
皆楚人制之至於平丘召陵之會諸侯雖云再出尋

復叛去事無所救不足道也○程子曰晉平不在諸侯楚於是强為伯者之事葉氏曰楚子始欲求諸侯而未定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乎諸侯其來乎則楚子固自以為不足服諸侯也當是時使晉稍强諸侯聽之則楚亦不得肆志而晉侯方溺於嬖寵豈復有志於中國哉楚偃然專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則亦不得已而從楚晉雖不會自胡沈小國至淮夷無不在楚於是伐吳滅陳滅蔡殺干徵師楚之得志於中

國未有盛於此時非楚所能為也黄池之會以夫差之强定公一數之不敢不聽公不能行之於申所以見中國之無伯憫諸侯之無能為也君舉陳氏曰齊桓卒楚宋嘗爭長矣敗於城濮楚師不出者八年晉志不在諸侯而後楚莊盟于辰陵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焉爾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吕氏曰自襄公三年雞澤之會諸侯同盟矣而叔孫豹始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襄十六年溴梁之會獨大夫盟諸侯不與也至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大夫自會爾諸侯不在也此歲會于申諸侯始復會而楚子主之淮夷與焉天下之事可知矣

楚人執徐子

左氏曰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未詳信否

劉氏曰不言以歸申楚地也愚謂楚圖一得志於諸侯而執其國君見暴横之不可縱也○邦衡胡氏曰

盂之盟楚人執宋公申之會楚人執徐子平涼之會尚結贄刼盟異域豈可以信義結哉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公羊穀梁作厲

張氏曰賴國蔡州褒信縣有賴亭蘇氏曰申之諸侯有不與伐吴者故復序愚謂執齊慶封殺之者先執而後殺也左氏曰楚子以諸侯伐吴宋太子鄭伯先歸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高氏曰

申之會楚靈不脩德而求諸侯諸侯畏楚之强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敢致魯衛曹薛邾杞至伐吴之役中國諸侯皆去惟楚屬從之耳伐吴而執慶封殺之者以慶封在吴故為齊討之假中國仁義以重其會所謂盜亦有道也彼以南蠻既會中國之諸侯又帥之以伐吴專殺中國之大夫以諸侯之兵滅人之國流毒如此葢出於宋向戌弭兵之謀也愚謂楚殺慶封以其從吴且示威也非真為齊討也義又見僖

三年徐取舒○君舉陳氏曰申之會春秋之大變也宋虢之事猶曰二伯至是而楚始合諸侯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令於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蔡矣黄氏曰晉主夏盟正以抗楚也楚日以強而晉通吳於會正結之以犄楚也自宋向戌謀弭兵合晉楚之成有宋之盟至今申之會晉不敢復出而盡遜之楚矣皆宋之盟啓之也楚昔之所仇者在晉今晉既遜之為盟主則所仇者吳耳故一出而

執徐子者以徐子為吴之出也伐吴而殺慶封以慶封吴所封也而又滅賴亦以示威於吴也春秋之有伯主正以楚之害中國今反遜楚為中國伯主此莫大之變也

九月取鄫穀梁作繒

滅而言取見宣九年桊襄六年書莒人滅鄫矣豈鄫嘗見滅於莒而後得復國今復見滅於魯歟定六年書鄭滅許而哀元年許復見於經説者亦云許依楚

而得復國鄙之事類此然不可考矣義見莊十年齊

滅譚

冬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此譏世卿又為舍中軍起文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

師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曰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正月

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

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孔氏曰初作中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内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大率半屬公

半入己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己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各貢於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則惟舍中軍分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軍依舊故云舍中軍也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

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康侯胡氏曰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於齊薨於乾侯定公無政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遺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辭以著其辠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氏曰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公如晉

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婁即隱四年莒所取杞邑也防茲杜氏曰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愚謂稱及者别

二邑文法當然無他義也髙氏曰公如晉未反而受莒邑惡季氏專且見莒益弱矣莒年以利接我而我入其利故兩譏之義又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又見公未還而季氏自受叛人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羊作濆穀梁作賁

杜氏曰蚡泉魯地孫氏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

師其惡可知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秦伯卒

存耕趙氏曰卒不名史失之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陸氏曰越姒姓夏后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左氏曰

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五年冬楚

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

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

聞吳師出遂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驛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遂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遂啓彊待命於雩婁義見四年伐吳及僖三年徐取舒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高氏曰即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是也至是復稱伯者豈其後復振歟杞稱伯見桓二年滕子來朝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葬秦景公

七月而葬僭天子之禮也秦入春秋至是始書葬見秦人遂同中國矣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又見諸侯不當會葬而會葬也

夏季孫宿如晉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葬杞文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晋

秋九月大雩

左氏曰九月大雩旱也義見桓五年

楚薳罷帥師伐吳罷公羊作頗

義見四年伐吳及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三書伐吳者見楚終不得志於吳也

冬叔弓如楚

諸侯不朝聘天子而聘伯主至此則無聘于楚見中國之益衰而楚人之益張也○木訥趙氏曰諸侯兩

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黄氏曰
叔弓即宿私人兩事晉楚皆季孫專之此時公已無
預乎魯政也

齊侯伐北燕

左氏曰伐北燕將納簡公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
伐衛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及也髙氏曰齊魯世為婚姻至襄公時齊靈數侵

伐魯自是盟好中絶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魯方附楚而齊亦方與楚睦是以與之平齊欲平而我與之之辭也愚謂王道大行諸侯講信脩睦無所事平春秋之世諸侯乍離乍合聖人志其平者所以志諸侯之亂也至定十年復書及齊平則其乍離乍合之情亦可見矣大意與宋人及楚平鄭人來渝平及鄭平同

三月公如楚

左氏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遠啓彊曰臣能得魯侯遠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於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

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義見襄二十八年

叔孫婼如齊涖盟婼公羊作舍後同涖公羊穀梁作莅

婼叔孫豹之庶子昭子也高氏曰以曁齊平故婼往涖盟也昭公自是遂以善齊故孫於揚州卒於齊為寄公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九月公至自楚

義見襄二十八年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貫道王氏曰宿代父為卿三十年而卒季氏自友受費而始封及行父而始大至宿而廣土取邑侔封君

矣宿卒而意如繼之魯國不得寧矣愚謂此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舍中軍改革公室唯己所利取鄆瀆盟敗諸侯約幾陷名卿以為國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此其專欲不忌之習非一日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氏曰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高氏曰此陳公子招其曰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者正其天倫所以甚招之辠且見陳侯寵其弟假之以權致此禍也孫氏曰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殄其冢嗣致楚滅陳招之辠也○康侯胡氏曰此公子招而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

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没辠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責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叔弓如晉

左氏曰晉侯方築虒祁之宫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未詳信否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呂氏曰楚既殺干徵師公子留即出奔未成乎君也故不曰子左氏曰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

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辠不在行人也劉氏曰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辠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閒可也莘老孫氏曰楚不能討公子招而殺其行人是冬楚滅陳而放公子招足明楚之倒施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楚師○高氏曰干徵師為告喪之使不告於天王反赴於强楚雖楚人不當執而殺之然其死也宜哉留既為君矣不曰陳留者立非其正位未

定也且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别嫡庶也春秋明徵

大率如此

秋蒐于紅

蒐見桓二年狩于郎紅杜氏曰魯地沛國蕭縣西有

紅亭遠疑劉氏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

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紅之蒐見其反天時矣易地理

矣義又見桓四年公狩於郎孫氏曰惟不稱大之為

正爾○莘老孫氏曰春秋書蒐者五皆曰大蒐未嘗

曰蒐者於是蒐于紅獨不言大春秋以其蒐田之不時故書以譏之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稱陳人見莊二十二年左氏曰陳公子招歸辠於公子過而殺之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七年曹殺大夫○邦衡胡氏曰公子留已出奔則陳無君矣其言陳人殺其大夫衆殺之也生殺一人之柄而衆得專之此陳之所以滅也未詳是否

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奐公羊作瑗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者先執而後放也黎氏曰葬哀公楚葬之也陳已滅矣楚據其國豈魯使臣往會其葬而書葢楚師入陳陳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齊侯葬紀伯姬同彼上無齊侯滅紀之文故下目齊侯

此巳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蒙上文爾左氏曰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滅陳葉氏曰楚為偃師討而滅陳非討賊也滅國而已孫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執而放之陳孔奐無辠之人也楚則殺之吁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又為淫刑也如此愚謂流放者天子之權諸侯不得専之况以楚人放三恪之大夫亂之極矣若其葬哀公則又盜賊之仁也此與楚人入陳殺陳夏徵舒

之意同皆楚人借討賊之名為盜賊之計也○高氏曰春秋之書滅者惡之甚也稱師者見其恃衆也楚恃其强而興師以滅中國之諸侯者實由骨肉相殘以致然耳嗟乎陳背中國而即楚人乃卒為楚人所滅深可為後世之戒然而陳國之亂中國不能正之遂使楚人籍口以為討而滅之如公子招死有餘辠夫楚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如此豈暇以禮義責之哉辠中國不自正而致楚人之恣耳春秋書殺他國大

夫者四皆楚人殺之而中國未有書殺之者此皆蠻
荆暴虐之甚張氏曰孔奐自宋之盟見於經執陳國
之政久矣視君之亂從君於昏而無所正救蓋不能
為有無者也雖有辠必不加於招矣錄楚之放招而
殺奐見楚滅人之國而私意放殺其臣初不問辠之
輕重愚謂陳侯未卒而骨肉相殘既卒而其國大亂
使楚人假討賊之名以滅其國而其身以三恪之後
卒見葬於楚人之手而其私謚曰哀亦出於楚春秋

比書其事一以見陳哀不能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致羣公子作亂以底滅亡二以見王政不行楚人暴横中國不能自存而壊潰至此可以為永鑒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氏曰楚既滅陳威振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會之大夫往會之髙氏曰夫中國諸侯而為夷狄所滅中國既不能救亦宜同心疾之奈何反往聘問邪書會于陳與宣十五年會於宋意同

許遷于夷

此與邢遷於夷儀同皆自遷也存耕趙氏曰許逼於鄭嘗遷於葉矣今又遷於夷再世再遷其生聚之計亦末矣愚謂王綱不振諸侯吞噬不安厥居至於再遷雖許男不能治其國家然可以觀世變矣義又見成十五年

夏四月陳災

公穀作火趙氏曰案前後未有書外火者小事若一一書之固不勝紀諸侯亦不當告也惟宣榭火書之耳當依左氏為災也莘老孫氏曰春秋火不書災則書耳愚案宣榭火公穀亦作災

康侯胡氏曰楚已滅陳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時叔弓與楚子會於陳則目擊其事矣叔弓使畢而歸語陳災魯史遂書之耳莘老孫氏曰楚已滅陳復言陳災者蓋陳滅不久而國復災也前說近是愚謂陳見滅於楚人而天復災之所謂天降喪亂者也其君臣獲辠於天者多矣義又見莊二十年

秋仲孫貜如齊貜俱縛切

玃仲孫速之子孟僖子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高氏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復修舊好此暨齊平之故也

冬築郎囿

築郎囿者于郎築囿即其地而名之也左氏曰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髙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何可築也公内制

於强臣不此之念而遠築郎囿非特勦民也芻蕘雉兎皆不得往怨有所歸矣義又見成十八年築鹿囿

○葉氏曰古者諸侯一囿成公築鹿囿已過矣今又于郎以築焉其為民則俱已殆矣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季孫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春秋本義卷二十四